

五方霸王之攝魂索

林女情

策划

情人草工作室



白幕

于呼俄，

己。
只有

013

爱情小语系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小语系列丛书/“情人草”工作室编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01.6

ISBN 7-204-05778-3

I. 爱... II. 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0568 号

爱情小语系列丛书

主 编:嘉 雯

◎作 者:可儿等

策 划:情人草工作室

责任编辑:杨琼宇 辛 湘

装帧设计:梦 华

出版发行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联系电话:0731-4413919

邮政编码:410005

印 刷: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00 字数 200 万字

版 次:2001 年 6 月第一版

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 册

书 号:ISBN 7-204-05778-3/I.1026

定 价:120.00 元(全套 20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楔子

预言签曰：

盛世太平安 中原连外番
蓬莱生五主 酒色财气贪
天下权与财 五子手中来
棋布星罗齐 观吾签中参

钦天监内，李淳风与袁天罡相对坐着弈棋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斗得不亦快哉。

“去！又来这一招！”袁天罡强忍着扯胡子的冲动，老眼大睁：“假装拿炮救帅，结果是要宰掉我的马，好家伙，今日我跟你拚了，杀！”

“杀什么？”李淳风轻轻松松地落子，皮笑肉不笑地移把他的将直撞出局，“将军！没啥好玩了吧？承认吧，你的棋技不如我。”

袁天罡一瞪眼，“谁说我……我……”

李淳风凉凉地问道：“咱们玩几盘了？”

“五盘。”他脸色有点垮掉。

“那我赢几盘呢？”

袁天罡支吾了半晌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呃……这个

……那个……”

“愿赌服输。”李淳风撩起袖子，一副再不认输就要掀下他胡子的模样，“老袁，太丢脸了，亏你还是堂堂钦天监的国师呢！”

袁天罡在那儿愣了好久，最后眼珠子一转，得意洋洋地道：“论下棋我是赢不了你，但是说到预言……嘿嘿，你可知我昨日又卜着了一卦，推算着了……”

李淳风眉毛一撩，闲闲地道：“你指的是之前所卜，天上五仙为花灵下凡之事？”

袁天罡笑吟吟地摇头，“非也。”

李淳风张大眼睛，“那么是跟五仙心头滴落的那五滴鲜血有关？莫非你也推算到了那五滴灵气血的情事……”

“非也非也。”总算逮着机会出口鸟气了，袁天罡笑嘻嘻地道：“我是推算到了千年后的一桩奇事……有兴趣听听吗？”

李淳风跳了起来，满面渴望，“你开玩笑，当然要！”

只要一提到这个，他俩又兴高采烈起来了。

袁天罡一口闷气大是舒展，开开心心地将昨夜录下的签诗取来，大声诵出：“蓬莱生五主，酒色财气贪，天下权与财，五子手中来……”

纽约是世界重要的城市之一，来到华尔街，如果运气好，可以看见华伦·腓克烈从金融大楼出来；在苏活区，每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，有可能是未来的梵谷或马克吐温；在上东区徘徊，或许有机会看见洛克菲洛家族的人出现，当然，也要你认得出他是谁。

其中，布鲁克林区从一街到十三街属于高级住宅区，在这里出人的女士不是华尔街的白领阶级，就是颇有声望的艺术家。十四街开始，彷若天堂与地狱之隔，路边有遮雨篷的店面在七点关门后，成为流浪汉暂宿一晚的高级旅馆。

哈林区中部分老旧的街区已沦为罪恶的渊藪，在某一条路的转角处，人夜以后常会看见一名流浪汉席地入睡，这里的居民管他叫做罗唆老爹，他嘴里不时喃喃自语，偶尔会讲述南北战争的故事吸引小孩子的驻足与围观。

“……你可别看我现在这副落魄的样子，其实我曾经是柏克莱大学的学生，年轻的时候博学多闻、风流倜傥，多少名门千金为我失魂落魄。小子，你长得不错，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我叫亨利。”坐在地上的小男孩闷闷的声音由膝盖处传出来，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妈妈做生意的地方，所以他会被赶到外面等到天色微熹才能回去。

流浪汉灌了一口啤酒，溢出来的酒液湿了杂乱的胡子，他随意瞟了一眼小男孩的穿着，过季的名牌服饰不甚合身，这些通常是爱心捐赠。

“那你的姓呢？”

“我妈不知道我爸爸是谁。”

答案呼之而出，住在哈林区的女孩除了黑人，白人大多数是妓女或从事下等劳力行业的人。“那我帮你取个全名，就叫亨利·克莱·弗里克好不好？”

小男孩没有回答，显然不太想理流浪汉。

“你可别以为我随便给你取名字，亨利·克莱·弗里克这个名字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可是有名的咧！”他灌了一大口酒，继续说：“亨利·克莱·弗里克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藉由钢铁、煤加工及经营卡内基钢铁公司积聚大量财富，由于他在一八九二年的宅邸罢工中采取残酷的行动，所以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恶名昭彰。”

小男孩终于抬头，“那他是坏人，我不要当坏人！”

“你这笨孩子，先听我把故事讲完再下定论。他在那次的行动中，雇用三百名警卫及武装私人侦探悄悄坐船沿着 Monongahela 河到卡内基城，那儿的罢工工人及家人拒绝搬迁，弗里克希望任何胆敢违抗他的人害怕，所以指示

警卫采取任何手段来迫使罢工工人搬家，结果发生一场屠杀，警卫杀死了十二名工人，伤了二十五人，这一行径使全国人民愤怒，争相指责。

“当时，针对这一场悲剧，无政府主义者爱玛·戈尔德曼的情人亚历山大·萨舍·伯克曼决心刺杀弗里克，因为他象征资本主义的迫害，结果伯克曼虽然朝弗里克开了几枪，又用刀刺他，然而弗里克仍幸免于难。弗里克恢复健康后，住在纽约，并致力收集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名画，包括林布兰、维梅尔、委拉斯盖兹……现在弗里克收藏馆是美国伟大的私人艺术馆之一。

“我不帮你取名洛克菲勒，却为你取名为弗里克的原因在于：洛克菲勒是名流之后，天生拥有领导者的气质，他有本钱成为一位绅士企业家；而你，一个贫民窟的小孩，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靠自己不择手段。”

“如果你真有你说得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你是流浪汉？”

“因为不择手段需要六亲不认，我发现我做不到。”
唉！他最无法割舍就是杯中物。他拿起啤酒又灌了一口。

“六亲不认？”

“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这辈子脱离不了贫穷，就像我一样永远都脱离不了贫穷的诅咒。”流浪汉将手中的啤酒罐捏扁，摇头晃脑的扶着墙站起来，不稳的脚步与身上的酸臭酒味让擦肩而过的行人纷纷走避。

亨利·克莱·弗里克？小男孩嘴中喃喃念着这个名

字，像要把它刻在心版上，永远不忘记。

“对于这件案子，不晓得副总裁的裁示是？”会议室内一片寂静，十六个人围着梨木长桌，三十二只眼睛盯着坐在首位的男子。

“副总裁？”特助杰麦低着声音，身子微倾向他。

男子蓦然回神。该死！怎么会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，他应该为目前的财富与权势骄傲，不是想那些有的没的！

“副总裁，你身体不适吗？”金发褐眼的海伦森是场中唯一的女性主管，年届四十的她保养得宜，看上去不过三十初头。

“我没事，这件合并案暂且搁置。”他瞄了一眼特助递过来的会议纪录，迅速的浏览后，下达命令。

“可是言达集团目前人心惶惶，市场上传言我们即将接手，如果未如预期——”

“放出消息，就说他们的产业结构我们在继续评估中，另外对有意接手的集团散播言达基本结构不稳。财务部协理留下，其余的人先行散会！”铿然的声音回响在偌大的会议室，众人鱼贯起身走了出去。

他站起来伸伸懒腰，走向一旁的酒吧坐下，为自己倒了一杯龙舌兰，轻轻啜了一口，随着苦涩滑下喉咙，体内的血在酒精的作用下发热，彷彿蒸发了方才的回忆。

“亨利，你刚刚在想什么？”霍理斯帮自己倒了一杯奶

酒，示意泡咖啡的杰麦帮他倒一点咖啡进去。

“我说过别叫我亨利，叫我弗里克！”他的脸色阴鸷，转身瞪着霍理斯。这个名字会让他想起幼时那段不堪的回忆。

“真搞不懂，就一个名字而已，你为什么这么坚持？”

“一样在渥斯集团，你认为当财务协理与清洁人员没有差别吗？”弗里克挑挑眉。

“这又不同等级——”

“对我来说，意义相同！”

“OK，OK！弗里克就弗里克，你叫我留下来做什么？”

“派人注意言达集团，等到里头的老员工走掉剩十分之一，就对外宣布收购它！”

“你这招很狠，有些老员工做了大半辈子，就等着领这笔退休金。”

“一间公司里头有将近十分之九的老员工，难怪伦诺克斯最后卷款而逃，光是它的退休金支出就足够赔上整个渥斯。”

“你这么形容太夸张，渥斯的财富你比我还清楚。”

“我没道理替外人擦屁股，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该死的慈善企业家。”弗里克昂头再喝一口龙舌兰便将杯子放着，人往外走。

“听说惠特尼先生只剩一口气，他唯一的女儿将成为他的继承人。”

“你的消息挺灵通的！”弗里克停下脚步，慢慢回身，“难怪惠特尼会将你安排进渥斯，想就近监视我的行动吗？”

“惠特尼先生很疼爱他的女儿，这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他担心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人会生吞活剥他的女儿？”弗里克讽刺的笑道。

“惠特尼先生将你从哈林区带出来，他等于是你的再造恩人，你对他的尊重也无庸置疑。”

“你的高帽子戴得很漂亮，可惜我这个人自制力向来很差，来来的事谁说得准？”

弗里克走出会议室。

唉！霍理斯深深的叹了口气。惠特尼先生啊，我是何德何能让你看上眼，认为我能跟一头猛兽对抗，依目前的情况，不被“拆吃人腹”，就要谢谢上帝怜悯了！

去看看惠特尼先生吧！

双颊凹陷使得一双精铄的眸子更为骇人，曾经只手撑起华尔街半边天的哈克·惠特尼，现在只是个卧病在床的老先生，就等着上帝的仁慈召唤，免去他目前承受的病痛折磨。

“惠特尼先生，你觉得好一点了吗？”霍理斯倾身贴在老人耳边说。

“扶我起来。”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臂，目前的他必须靠

插管进食，讲话对他变成一种折磨。

霍理斯小心的扶起他靠在垫高的枕头上，只是个小小的动作就使他的呼吸转为急促，好一会儿才慢慢缓和。

“弗里克最近有没有什么小动作？”

“我只是财务协理，很难知道他跟幕僚商量什么计策。惠特尼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会选上我来牵制弗里克，不过，我想你这步棋走错了。”

“当初我赌渥斯会手执牛耳，现在证明我当年的选择成功了；我赌弗里克龙非池中物，事实证明我没看走眼。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敢赌，有输有赢才是游戏中最刺激的事。但是，我绝对不赌我女儿的未来，她是比渥斯还要宝贝、还要重要的人。”

霍理斯点点头，安静的听他说话。

“她在台湾念书，她的母亲也就是我挚爱的妻子是台湾人，丽丝一直希望女儿能回到她的祖国接受教育，她常说东方的教育会将女儿教得贤淑、可人，就像她一样。”而我，忍着近十年的思念，即将陪在爱妻身边了。惠特尼没有将这些话说出口，但眸中的深情令人鼻酸。

“她清楚你的病情吗？”

“我没有差人告诉她，她再一个月就大学毕业，我希望在她最重要的这段日子当中，快快乐乐的度过。”

“我建议小姐最好尽速回来接手渥斯，趁你对渥斯还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时。”

惠特尼一扫方才精烁的眸光，转为黯淡，“公司……目前很严重吗？”

“你之前安排的亲信除了我之外全被开除了，他还没将触角伸及股东。”

“我已经约了杜雷尔、汤普森、拉尔夫和怀特来医院。”惠特尼所提到的这些人名，全是渥斯其他握股权人，也是他的挚友。

“你打算要收回弗里克的权势？”

“他没犯什么大错，在公司目前盈收扩大时贸然行事是不智的事。”

霍理斯蹙着眉，表示不解，惠特尼正想要解释，敲门声响起，等不及他们应声，门迳自被打开。

“哈克，你好一点了吗？”杜雷尔率先走进来，“该死的！你这模样脆弱得像只小老鼠。”他小心翼翼的拥抱惠特尼。

“你还是跟往常一样的大嗓门。”惠特尼笑道。

“我们上次来，你还没这么糟。”拉尔夫蹙着眉。

“人老了，毛病自然也多了。”惠特尼看见昔日的老友，温暖的感觉浮上心头。

“胡说，瞧我们不都还身强体壮，你给我好好养病，少胡思乱想，我们一群老朋友等你病好了就去打十八洞，这次我非赢你不可。”杜雷尔粗声粗气的说。

“我的病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你就别说话来折腾我了。”

“你这次找我们来有什么事？”一直不说话的怀特是当中最寡言，也最会察言观色的。

“我想我如果走了，爱洛伊丝会是最放不下的亲人。”

“爱洛伊丝……她快毕业了吧？”汤普森磨着下巴说。

“对，她在今年六月就从大学毕业了，你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兼事业夥伴，我希望在我走之前，能看见爱洛伊丝嫁给霍理斯，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是我最后能给她们的。”

惠特尼说得十分认真，让原本靠在沙发旁的霍理斯差点摔倒，他还来不及出声表示意见，就听见惠特尼继续说：“我将把我在渥斯百分之五十六的股份给爱洛伊丝，但她喜欢的是音乐，念的系跟商业没有半点关联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辅佐霍理斯好好在渥斯里站稳。”

四人闻言，纷纷露出不同的表情，有讶异也有明了。

“弗里克呢？他不容易安抚。”杜雷尔率先发言。

“我收养了他十八年，在这十八年当中，我尽我所能教导他。他在我自创雨人网站，我相信没有渥斯的包袱反而让他更能放开束缚去做他想做的事！”

“弗里克的野心很大。”怀特觉得这件事没有这么容易摆平。

“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这也是我请你们帮忙的原因。”体力大不如前，惠特尼的声音越来越虚浮，精神也开始涣散。

四个人面面相觑，半晌，杜雷尔豪气的答应。

“我帮你！”

其余的人，纷纷点头表示赞成。

“你也累了，先休息，我们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。”怀特拍拍惠特尼的肩膀，领着其他人走出去。

待门关上，霍理斯冲到惠特尼的病床前。

“这跟我们当初说好的不一样，你知道我是——”

“同性恋。”

“那你还要我要——”

“这只是我计谋中的第一个步骤，我也不放心将女儿嫁给你。”

霍理斯悻悻然的说：“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哦！”不放心？说话！

“爱洛伊丝……算算时间，她也快回来了！”惠特尼沉入回忆中。

他最疼爱的女儿啊，乌黑的秀发系着粉色蕾丝蝴蝶结，她总是吵着要跟妻子穿同一款衣裳，记得有一次她倾着头娇憨的问。

“爹地，我跟妈咪哪个是你的宝贝？”

他一手拥着妻子入怀，一手抱着女儿。“你是爹地的宝贝，妈咪是爹地的心肝。”

“为什么我不是你的心肝呢？”伊丝也要当心肝。

“伊丝将来也会有一个爱你入骨的男人，他会拿他的

心肝换你的心哦！所以你不能当爹地的心肝。”

“他也会像爹地爱妈咪一样爱我吗？”

“对啊！”

“那我想当亨利的心肝。”

“亨利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他啊！”

女儿啊！你的愿望爹地会帮你完成的。陷入黑暗前，他真挚的祈求上帝能听到他的殷切祈祷。

六月是毕业时节，火红的凤凰木盛开，骊歌响遍整个校园。

“……最后，祝各位鹏程万里。”致词者说完，掌声四起。

两个各具风情的女孩头靠着头说着悄悄话，对于四周的倾慕目光习以为常。

“你一定要马上回纽约吗？我本来还以为一毕业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游学。”毕巧嫣轻声抱怨。

“对不起，家里突然来电说我爸爸病重住院，我一定要回去一趟才行。”爱洛伊丝·惠特尼满含歉意的说。

“在时间上来说也太巧了一点吧，会不会是学我老爸，你老爸也乘机要拐你回家相亲？”毕巧嫣蹙着小巧的鼻子，她已经接到好几通从高雄打来的“催婚符”。

“不会的，我爸爸一直希望我能多陪陪他，他舍不得

这么早把我嫁出去。”她才不想这么早嫁人，除非新郎是……

“哇！你脸怎么突然红得像猴子屁股？说！是不是你在纽约暗贡了地下情夫，不敢让我知道？”

“我才没有，他根本不知道我喜欢他好不好？”

“哦！原来真的有这个人。难怪大学这四年，你对追求者看都不看一眼。”毕巧嫣用肩膀推了推她，“说说看，你心中的他怎样？”

“我好久没见到他了。”伊丝一脸娇羞，杏眸带喜。

“但他的影像未曾在你脑海消失对不对？形容看看嘛！”

“他是我父亲捡回来的——”

“准备给你当丈夫的吗？听起来好像小说情节。”毕巧嫣讶异的叫道。

“你不要插嘴好不好？才不是你说的样子。”

“好好，我不插嘴，你继续说。”

“他刚到我家的时候常常陪我玩，还会陪我做功课，他……”

弗里克听完杰麦的报告，缓缓打开手中把玩的万宝龙金质烟盒，拈起一根雪茄，在鼻间嗅着它的味道。

他靠着椅背，卡的一记声响，在静阒的办公室产生回响，点燃雪茄，袅袅的烟雾在他的周遭形成一团阴影。

“他打算让他的女婿掌管渥斯集团？这一点我想过，不过人选居然是霍理斯？这有点讽刺。”他从不让任何人负他，就算以他现在的财富、权势可能在十年后胜过当渥斯总裁所带来的利益，他仍然不打算将该“属于”他的东西出让。

渥斯……在他曲意承欢十几年后，该是他的东西才对。

想起早年陪在那丫头身边，忍受她的幼稚、天真，对他简直是至极的折磨，同样是个孩子，他得察言观色才能混一口饭吃，她却受尽呵宠，他厌恶她的纯洁和无知的愚蠢，她的存在提醒他的阴暗，让他回忆起垃圾桶里发馊的面包……那种滋味，只要看见她就会弥漫在嘴中。

他曾经有过最邪恶的想法就是将她丢在黑街里尝尝他所尝过的苦涩。

当然，那也只是想而已。

不过现在，他有种更有趣的想法。

“杰麦，你想如果爱洛伊丝最后嫁的人是我，惠特尼会出现怎样的表情？”

杰麦轻拧着浓眉，他见过被保护得滴水不漏的爱洛伊丝，她太过天真烂漫，他不认为弗里克适合那种女孩。弗里克比较适合坚毅的女孩，或许性感如火，可能性烈如火，但绝不属于水。

“看你的表情，似乎不太赞同。”他惬意的跷起二郎